

十二世紀之科學

第八輯

人文科學之部

哲學

主編 陳大齊

正中書局印行

1308
794

港台書室

095572

學科之紀世十二

部之學科文人

總 序 目



90087021

序

林語堂

正中書局編輯二十世紀之人文科學，對於本世紀中外文史、哲學、宗教、藝術，作有系統的敘述，分別請各位專家擔任，又已有陳大齊、李玄伯諸先生作前言與結語。這確是一部很有價值的參考書。滌夫、聲伯兩先生要我寫一篇序言，我想最多在這人文科學的發展趨勢及其方法，作全面較扼要的研討，並指出西方人文思想的危機。

本來「人文科學」這個名詞，作分科之學講可以，但是以科學二字，作自然科學之科學講，列為「準確科學」，便有毛病。若太認真，一定要冒科學的招牌。抄襲自然科學的方法，第一、必把人生哲學中，凡不能以科學化驗方式測量的部分排出於研究範圍之外，而集中於可以衡量統計部分。這就可使人文研究因範圍縮小而變質了。第二、科學的態度，只是實事求是，不加善惡的論斷。科學只有觀察推論，而沒有主觀成分容乎其間。人文科學硬要做效，也就取超乎倫理之態度，對於修身齊家、好好惡惡、宗教信仰等等的論斷，置之不理，而後可成其所謂純科學的客觀研究。於是今日思想的混

亂，不能由哲學家、社會學家得到指導。學術界愈分門別類，愈失去重心，乃發生博而不能約的現象。第三、人類生活到底與草木金石不同，凡是人生哲學的中心問題，如善、惡、神、永生、心術、意見、及立身做人的道理，都沒法研究了。西方比較專家的學者，每每鄙夷這些口頭禪，視此等問題為無足重輕。既然無法研究，索性不研究罷了。

我嘗為「中國與印度的智慧」作一篇序文，闡明此意。此文曾在Wellesley女子大學演講，演講之後引起該校師生幾天的辯論，因為這篇議論實指出風行的社會科學的缺點。以後也曾登載大西洋月刊。我所以言此，是證明西方學界實有這種現象，在學理上成個問題。文中初言中西人生哲學重點之不同，而指出今日西方對於倫理之忽略，然後推論這「超乎倫理」amoral（或作「外乎倫理」）的客觀科學態度之所由來。茲節譯後段數節，也可為今日人文科學家的當頭棒喝，而思有以糾正之。

「我想有趣的研究一下，何以人文科學教授(Professors of the humanities)由道德的城堡敗退逃出，途中只怕善惡觀念之復萌，或任何感情用事的心理，怎樣他們一生只怕捲入是非場中，怎樣修練功夫，把一切事物只當做機器物

體的現象，可拿來分析、比較、解釋，怎樣他們變成倫理的蝙蝠（懼怕陽光的），極力避免衰貶論斷老生常談，如畏蛇蝎，終於憎惡自由意志，而將良知推出學問研究之外。聯合神道學院（紐約）的教務長，曾在 Fortune 雜誌文中，舉出一事，非常有意義而有代表性的。他請一位科學同事在早課禮拜時對學生講話。這位科學同事婉謝不敏，理由是他研究的範圍只限於「準確的知識」。善惡問題顯然無法歸入「準確的知識」，而上帝也難以數學方程式表現，所以善惡是那位教授的「越境地」。我們對於這樣情形，怎麼辦呢？……

「我們可以有興趣的研究科學的物質主義如何侵入人文科學，及大學教授如何由觀感的錯誤，想抄襲摹倣自然科學的方伎法寶，出賣人文科學。礦石或動物的研究，自然無所用其良知，因為自然科學只需要客觀及外乎倫理的態度。在偷襲科學方法而應用於人文科學之時，他們天真自信，此去可使人文研究成為真科學了，就把那外乎倫理的客觀方法整個搬過來。但是不加臧否的態度，在自然科學是一種美德，在人文研究，却是，而必是，一種罪惡。建立在這種基礎的人文科學，必陷於褊狹不正確，因為所研究的對象及事

實與自然科學不同。……

「因為在十九世紀中葉，自然科學飛黃騰達，聲譽日隆，所有的人類的研究也趕緊自稱為「科學」。這時代文史的研究都好用「機體」「自然律」「發源」「演化」這些名詞。孔德 (Auguste Comte) (在一八三〇年間) 已開始這風氣，把社會學叫做「社會物理學」 (Social physics)，而稱社會為一種「機體」。「社會是個機體」這一句話有何意義，永遠沒人說得出來。德恩 Hippolyte Taine 將這些名詞加於文學史 (德恩所著「英國文學史」序中一句名言：「善與惡，同白糖與硫酸一樣，是一種產品」)。馬克斯加之於經濟學，左拉加之於小說，連文評大家 Sainte-Beuve 也稱他的文人傳記巨著 (Port-Royal) 為「靈魂的科學」。我們倒不需要遠溯十九世紀，現代的例多着呢。有一天 Dr. J.B. Watson (行為心理學創設者) 異想天開，發見他若把「知覺」「意志」「情感」「記憶」「覺悟」淘汰淨盡，而縮小範圍專門研究神經的刺激與反應，用儀器衡量，就可以開始把心理學變成「真科學」。……

「今日世界之瓦解，可以證明是由於科學的物質主義侵入文學思想的直接結果。人文科學的教授已陷入一種境地，只管在人類的活動中，求得機械

式的公例。愈能證明這些公例的嚴整，愈能證明人類意志沒有關係，這些教授心裏就愈愉快。所以有經濟歷史觀，把人類歷史，當做一種兩腳動物因尋求食物原料而斷定去向的演進。馬克斯也自然以他的定數論及唯物辯證論自豪。因科學的物質主義必然走上定數論、宿命論。而定數論（否認自由意志）必然走入悲觀。所以現代最風行一時的思想家（不是最偉大而是最風行的）都是悲觀主義者，並非偶然。我們國際的混亂是基於哲學上的悲觀：Baudelaire 的悲觀，Huysmans 的悲觀，Hardy 的悲觀，Dreiser 的悲觀，T.S. Eliot 的悲觀，Proust 的長恨，Samuel Butler, Dean Inge, Aldous Huxley 的悲觀，Picasso 的激烈悲觀，及那些超現實派的畫家，佛洛伊德信徒，心理變態者，激越唯美派等。只有理智健全的 Walt Whitman 未曾感患那種科學風氣，日與人生人類相接近，才能保存那對人類平民的博愛與信心。我可以有趣的指出新英格蘭（美國東北部）文化全盛時期的巨子（十九世紀中葉）都接近中國的文化：Whitman 的玄學及愛好有血肉的人類，Thoreau 的反戰主義及接近大自然，Emerson 的妙悟能力及格言式的講解。那燦爛的時期過去了，因為工業時代的精神已給他摧殘了。」

該文末附拙作一首英文詩，以佛洛伊德對人類心理的剖析代表現代人對人類魂靈深處觀念的墮落。這首詩我自己翻譯不來，姑錄於此，以結本文：

No more privacy

Of mind and body; these students of mental history
Have stripped the fig-leaves, dispelled all mystery,
Have sent the naked, shivering soul to the scullery,
And turned the toilet into a public gallery;

They've dulled the glamor of love, soured the wine of romance,
Plucked the feathers of pride, exposed to naked glance
The Inner Sanctum of sovereign mind, dethroned from its dais,
And crowned the rank-smelling Libido in its place.

若要看今日思想之混亂、悲哀、憤激、走頭無路的情形，我想薩爾忒
Jean-Paul Sartre 可以當代表。

十月三十一日

序

毛子水

正中書局發行「二十世紀之人文科學」一書，總編輯盧聲伯教授叫我為寫一序。全書分為哲學、史學、文學、藝術、宗教五門；每一門的主編，都是對這一門極有研究的學者。所以關於這書的內容和體裁，我都沒有什麼可說的。我只就人文科學和我們教育的關係發表一點我個人的意見。

十九世紀以前，世界上所有文明人類的教育，大部分是取材於人文科學的。在十九世紀裏，西方國家的教育漸漸將重心移在自然科學上。近百年來，世界上其他國家亦先後改變它們教育的科目。但在最近三十年裏邊，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許多教育界的人士都覺得人文科學在教育上被看輕，實是人類一件可憂慮的事。在我們國家裏，也有人非難我們的社會太看重自然科學了。

我以為從我們國人的立場，這種爭辯可以說是無謂的。粗略的講，自然

科學的用處偏重在我們的物質生活上；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的用處則偏重在精神生活上。我們固不能沒有物質的生活；我們也不能沒有精神的生活。較仔細的講，無論那一門學術都和精神生活有關係，亦都和物質生活有關係。並且我們可以說：人文科學的教育愈進步，自然科學愈能在造福人類的地方顯出它們的功效；自然科學愈進步，則治人文科學的人非特眼界和胸襟會放寬，即在治學的態度上亦會改變。以我們目前的情形講，我們儘可不管自然科學和人文科學那一樣重要的問題；我們最要緊的事情，在乎先有像樣的自然科學和像樣的人文科學。老實說，無論在自然科學或人文科學方面，我們都還不免有落後的情況。（當然，這是就普通的情形講，不是概括所有個人言。）就人文科學而論，我們非特不可以自大，亦不可以墨守。我們不能不承認：我們在這方面的出品能夠達到理想的標準的太少了。

至於人文科學在教育上的功效，我們是無庸懷疑的。五十年前英國的著名數學家懷德海（A. N. Whitehead, 1861-1947）討論教育科目時，非特不忽略

人文科學，且特別重視音樂。他後來在美國哈佛大學從事建立他的哲學系統時，也沒有改變他以前的主張。在第二次大戰中間，英國的牛津大學副校長立芬司董(Richard Livingstone)於一九四三年出版一本小書，叫做「一個不穩定的世界的教育」。他以為教育應以養成學生的德操為要務；而德操的養成，在使學生多看人生中的偉大的，多識人生中的上上品的。這個人生中的偉大的氣象，每個學校裏所授的文學和歷史都會教給我們。到了二次大戰以後，美國幾個大學試行所謂「通識教育」(General Education)。在這個教育的課程裏，人文科學是和自然科學、社會科學並列的，對於「大書」(Great Books)的抽讀，則特別注重。

這些主張，我以為都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不容說它們乃從當代的碩學通儒和大教育家發出的了！不過我終不能不想到宋代程子的話：

今人不曾讀書。如讀論語，未讀時是此等人，讀了後又只是此等人；便是不曾讀！

這話乍看起來似不免迂闊；實際上是古來教學史上最驚心動魄的話。所有人文科學對於教育的功效，全在受教的人會不會讀書上分曉。最近加拿大多倫多大學教授渥道氏(A.S.P. Woodhouse)在他所寫的大英百科全書「人文科學」條末段有幾句話是值得所有教育家注意的：

如果說人文科學是可以為模範的，是可以鑄成學者的心靈和靈感而增益知慧的，那是由於它們題材的緣故——它們所呈現或喚起的意思和它們所指示他的經驗。這些意思和經驗所以能有效力，全在學者能夠審查它們、評量它們、消化它們。

我們的學生如果做不到這些事情，我們人文科學的教育可以說是毫沒有用處的！怎樣才能使學生做到這些事情？這是我們教育家最要研究的問題！這是我們教育家神聖使命所在！

二十世紀之科學 人文科學之部 總目

序 林語堂

序 毛子水

哲學 陳大齊主編

前言 陳大齊

二十世紀之中國哲學 吳康

二十世紀之西洋哲學 趙雅博

二十世紀之道德哲學 王文俊

二十世紀之教育哲學 崔載陽

二十世紀之歷史哲學 羅光

二十世紀之宗教哲學 錢志純

二十世紀之理則學 劉孚坤



結語

陳大齊

史學

李宗侗主編

前言

李宗侗

社會學與史學

許倬雲

史學史與史學方法

杜維運

方志學與史學

毛一波

近年來中外對於宋史的研究

方豪

中日兩國對於兩種滿文老檔的研究

李學智

二十世紀中國史學的發展

趙鐵寒、王德毅

二十世紀中國各種新史料的發現

李宗侗

百年來史家論「文藝復興」

王任光

結語

李宗侗

文學

.....高 明主編

前言

.....高 明

二十世紀之詩歌

.....盧月化、上官予

二十世紀之散文

.....張秀亞、劉心皇

二十世紀之小說

.....何 欣

二十世紀之戲劇

.....鄧綏甯

二十世紀之文學批評

.....王夢鷗

藝術

.....葉公超主編

前言

.....葉公超

繪畫

.....葉公超、陳定山、蘇瑩輝、張隆延、莊 喆

書法

.....莊 嚴、丁念先

雕塑

.....蘇瑩輝、那志良、蒲添生

音樂

.....戴粹倫、張錦鴻、蕭而化、周岐峰

攝影

郎靜山、蕭長威

建築

盧毓駿

結語

葉公超

宗教

嚴靈峯主編

前言

嚴靈峯

道教

南懷瑾

佛教

南懷瑾

天主教

方豪

基督教

侯天民

回教

謝松濤

跋

胡軌

二十世紀之科學（第八輯） 人文科學之部

哲學

陳大齊主編

目次

前言..... 陳大齊..... 一

二十世紀之中國哲學..... 吳康..... 七

引言..... 七

第一章 清今文經學思想——春秋公羊學..... 九

第二章 康有爲上——仁心及進化學說..... 一三

第三章 康有爲下——改制及大同思想..... 二四

第四章 廖平改制及五變學說..... 四一

第五章 譚嗣同仁學思想..... 五八

二十世紀之西洋哲學..... 趙雅博..... 七

第一章 當代哲學..... 七一

第一節 一般觀察..... 七一